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禮經奧旨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卽六經奧論之一卷也

六經奧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僞中作僞摘
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學海類編
中失考甚矣

三禮考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真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
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
條下係以案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
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註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僞
不待言矣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尙書周官篇以改周禮
六官之屬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別
爲一卷儀禮十七篇爲正經於大小戴記中取六

篇爲儀禮逸經取十六篇爲儀禮傳別有曲禮八篇然澄作尙書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周禮卽以澄三禮敘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先後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誌宋濂元史澄本傳皆不言澄有此書相傳初藏廬陵康震家後爲郡人晏璧所得遂掩爲己作經楊士奇等鈔傳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羅倫校刻序皆疑其爲璧所作則當時固有異論矣士奇又言聞諸長老澄晚年於此書不及考

訂授意於其孫當當嘗爲之而未就朱彝尊經義
考言曾購得當所補周官禮以驗今書多不合又
張爾岐蒿菴閒話曰愚讀儀禮偶得吳氏考註其
註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鄭賈者四
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入尸受祭肺四
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草廬名宿豈應疏
謬至此後得三禮考注序云輒因朱子所分禮章
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
割裂一仍其舊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詳列其目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

居明堂之與明堂爲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
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
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
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
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本書次第
略見於此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
之書名爲曲禮者八篇龐雜萃會望之欲迷與所
云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謬誣
先儒至此云云然則是書之僞可以無庸疑似矣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原任工部侍郎
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宏治乙丑進士
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尙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
是編從孔子曲禮三千經禮三百之說故曰二禮
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爲曲禮上經三卷以儀禮
爲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十六
卷王制等二十三篇爲二禮雜傳通傳二十三卷
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
爲儀禮逸經傳每節各爲章旨標目殊傷煩碎所

註亦皆空談

廟制考議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以爲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相土爲七世所謂七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

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
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王
壬曰主癸曰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
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爲七世其說舛
謬蓋緣僞古文尙書之言七廟致生穿鑿不知呂
氏春秋引商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
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惟有功德而廟不毀者則
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
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

審諦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則祀之自湯以上雖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不毀擬於三宗殊爲疎舛況相土本在毀廟之列而長發爲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引以爲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說謂禘祫

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
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
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
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
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夫人薨于寢殯于
廟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得
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凡爲依
神也鄭註同之爲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
凡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烝祭歲文王

欽定四庫全書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曰王入太室裸孔傳曰王
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
據云皆至其廟則祭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父
子同廟雖詩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其
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明以文母配也本又
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之
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
爲尊當于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
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豕

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曰昭居左
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賈
疏卽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今本謂廟之昭穆
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別左右乎
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注云周尙左
又考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何休云文
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與社
稷旣尙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一地
而所尙頓異耶真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在太

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高祖以下羣廟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於小廟隸僕言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則春秋禘祭有於羣廟者矣而未見羣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鄭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記曰廟門容大扃七个于凡廟之門同可以知凡廟之室亦

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若謂漢光武但當立高祖春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爲宣元成哀立廟則明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禮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問喪閒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